
明史

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一百五十九

謝廷蒞　黃卷　張緒

沈寵 子懋學 曾孫壽民　梅守德　貢靖國　章時鸞

查鐸 張棨　周思兼　王叔杲

鄭文茂　顏鯨　李渭

謝廷蒞字子佩富順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新喻知縣治最徵授吏科給事中十六年御史胡鰲言京師優娼雜處淫縱成風請勅五城緝非隸教坊兩院者斥去之僧徒取妻及無度牒者悉令還俗都御史王廷相等議可帝惡鰲言褻謫鹽城丞并奪廷相等俸

廷雍抗疏救之被詔切責雷震謹身殿疏陳修省數事語切直帝不懌謫疏有訛字停其俸十八年偕同官曾烶李逢周珫諫帝南巡忤旨已給事中戴嘉猷馳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甫還即執嘉猷并廷雍等下詔獄考訊謫邊方雜職廷雍得雲南典史屢遷浙江僉事以侍養歸遂不出隆慶元年吏部奏起遺佚詔以故官涖山西俄擢河南右參議皆引疾不拜吏部高其行請得以新秩歸老許之萬曆改元四川巡撫曾省吾奏言廷雍隱居三十年家徒四壁樂道著書宜特加京秩風勵士林詔即家進太僕少

鄉又數年卒

黄卷字景文麻城人嘉靖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陝西副使年四十五即致仕歸與其妻躬操井臼悉驅家衆治田觀餉之嘗借鄰家裒具鄰家以其貴人也欲代之荷卷固謝曰假我具庳矣奈何吏煩汝自荷而去一日躬耕水田水汙過者衣怒欲毆之卷拱手其人乃去已知爲黄副使大驚卷經歲不詣城市間一至兒童輒數掌譟曰黄公来矣蓋遥見衣履敝惡即知黄副使也嘗以隻鷄樽酒餉知縣既别去復還語之適見尊可見還乃笑而予之其爲人直樸如

此閒佳山水倚然獨往經時忘返居常好客客至身自治具無兼味同郡耿定向周弘禴常訪之俟其入治饌定向竊窺其室一敗榻而已出與弘禴嗟嘆久之卷居官善于其職定向以御史使陝西道出商雒商雒人述卷遺愛至泣下顧其鄉人好言卷居鄉事故其治績反軼不傳云

張緒字繼憲漢川人本農家子九歲時從父謁田主劉翁翁試以對偶大奇之乞養為子課之學甫冠舉嘉靖十九年鄉試登翁卒二子始離姪孫親族謀之幾覆其家緒力護獲免乃復本姓求友四方受業安

福鄒守益謁選得桐城教諭歷戶部員外郎與耿定向羅汝芳李材輩講學不輟會當路有惡之者摘繁昌教諭稍遷德陽知縣踰年告歸室廬蕭然布衣脫粟晏如也學者稱為龍山先生卒年七十五鄉人私謚曰介肅緒為人高潔敦樸故與大學士張居正同舉緒往謁適吏部尚書在坐居正目緒謂之曰某地缺知府可令補之緒正色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天子擅威福以私德怨此嚴嵩所以敗也居正怒而起緒亦竟出其風節如此

沈寵字思畏宣城人家貧父欲使業農寵白其母願

就學遂為諸生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賑災傷
獲流移行保甲以民不諳織絍置機杼教之有御史
行部至廚傳菲陋出己帷帳辦以進御史廉其賢更
魁薦焉以才調獲鹿徵按御史廉直有聲出清軍福
建賊李文彪寇南安南贛巡撫張烜遣兵禦之敗績
寵劾烜且發其乾沒贓罪巨萬還朝遷湖廣江防僉
事鄭蠻數聚黨數千時出掠寵設方畧破平之進廣
西左參議始寵為縣治尚寬及是為監司振飭紀法
更以嚴矯以母老致政歸寵初師事同邑貢安國樸
因安國游歐陽德之門已又從王畿錢德洪辯問深

信良知之說然學務實踐不淳慕取名既歸會知府羅汝芳郡開元會諸生聽講者常數百人御史耿定向以敎士至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自是宣城人士皆興于學隆慶中卒于懋學字君典少有才名豪宕不羈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吳中行趙用賢以諫張居正奪情被杖懋學亟具疏救之格不入居正子嗣修懋學同年生也三貽書勸之幾諫懋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歷城李幼滋與居正親善復貽書為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此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

安足知之幼滋初附講學買虛名至是縉紳不齒焉懋學非久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子有則進士官行人龍曾孫壽民字眉生爲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即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言嗣昌奪情召用業一年矣漢儒閉金革無避之文君子謂之罪人然遭時孔棘、寇逼門庭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者然亦必躬歷戎行袵革荷戈而後可爲金革無避詎有安枕京畿蔑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哉後又具疏并及總督熊文燦言嗣昌挈軍旅之權付之文燦爲文燦者

擁兵一十二萬不為不多集餉二百八十餘萬不為不足苟能戒師以往何堅不摧即使賊西奔與楚撫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漫無經畫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受柄于賊而可縻賊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張紹先得疏謂穿逾常格寢不上壽民擬書紹先將劾之紹先乃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帝以疏既違式命勿進壽民遂檃括兩疏上之帝留中少詹事黃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自是言官何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

由是壽民名動天下未幾即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南都再建阮大鋮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鋮妄陳條畫數嫺豈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中國亡遂不反隱居著述終其身門人私謚曰貞文

梅守德守純甫宣城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台州推官入為戶部主事改吏科給事中順天府尹胡奎時相嚴嵩私人也謀為工部侍郎守德立斥其貪鄙徐可成以道士累官工部侍郎掌太常寺既得磨敘復夤緣嵩父子求政官守德抗疏論駁事皆得已而嵩

父子深疾之出為紹興知府時倭難初起守德蒐卒繕城儲餉庀械戎備衛修俗尚侈靡士女好游觀為設防禁秘閨山人楊珂隱居尚志守德三造其廬皆辭不見為立高士碑表之遷山東副使曹濮間多盜各有大猾為之主莫可究詰守德鉤得其主名覈捕殺之盜無所附漸以衰止尋改督學校陶仲文為帝祈年泰山納富人陳生賄檄送入學立褫責之轉雲南右叅政乞侍養歸里居建書院與沈寵聚諸生講學鄉人宗之同邑貢靖國字元忠生有至情年十四補諸生兄安國見其履污怒曰汝尚為童子戲耶撲

然靖國謹受教後羅汝芳來知府事從之問學居母憂柴毀骨立舉萬曆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張居正欲罪人重辟令其子嗣修以通家刺來謁靖國還之曰誤矣彼此初無世誼也力爭于尚書前竟出之秩滿調泉州知府用廉平為理移兩浙鹽運使屬吏秦長科者巡鹽御史姻也倚勢為奸靖國廉得狀寘之獄御史懟屬監司出之靖國遂投劾歸貢氏家世富厚自靖國入仕產日減嘗曰人皆因祿富我獨為官貧久之卒安國歲貢生歷東平知州
韋時鶚青陽人受業鄒守益之門由舉人為鄒縣知

縣鄒土瘠民散時鸞招集流亡勸之耕織數年邑大
治時河决病漕河道尚書朱衡大集僚吏咨得失時
鸞請開南陽新河衡用其言果底績時已遷衢州同
知衡籍其才奏調兗州尚理河事隆慶五年舉治行
卓異擢保定知府明年河道侍郎萬恭議大築堤防
給事中雒遵出勘視薦時鸞才乃以為河南副使尚
督南堤起蘭陽趙皮砦迄虞城凌家莊亘二百三十
里募夫十六萬人役七十日而畢工費大省下無咨
怨恭上其功賚銀幣已復有河堤之役時鸞以督工
時雨霽中濕不良于行而巡按御史楷鈇乃劾其託

疾避事削籍歸萬曆六年用侍郎吳桂芳薦起故官未幾謝病去時鶩性行醇篤居官務盡心不以家累自隨每去官襆被蕭然有古循吏風

查鐸字子警涇縣人嘉靖末舉進士授德安推官斷獄明允介而不苟徵授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秋冠入大同七日引去總督陳其學巡撫李秋掩取報功鐸與御史王圻交章論之降罰有差帝御講筵端拱無所咨問鐸言近日侍臣進講未及移時陛下肅然而臨儼然而退有矜持之勞無開悟之意請自今講官從容敷析務啓聖聰陛下亦實加繹省時賜清問

無徒取具彌文致生厭數報聞兵馬指揮孫承蔣以執法為內官李陽春誣譖鐸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驗問戶部尚書劉體乾守正去位鐸疏請留之皆不聽初鐸行取赴都道經新鄭謁座主高拱拱欲致書執政為鐸地鐸固却之拱不懌後拱起掌吏部鐸已遷左給事中復以事忤遂出為山西參議會當進表遘疾不行被劾落職神宗初薦起故官遷廣西兵備副使旋移疾歸鐸少從王畿錢德洪游至是歸水西書院遠近後進多歸之年七十四疾作兄秀問心得毋動乎曰病吾身耳心何病焉旦起衣冠端坐逝時

卒同縣張棨五歲受書輒曉大義常聞鷄聲遽欲起
母問之則舉小學以對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
耶應曰兒願為之豈直曉之而已十三遭父喪哀毀
不離次後聞南京祭酒歐陽德講學往從之游累歲
不返復師事鄒守益王畿錢德洪竟以諸生終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早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登
第除平度知州平易近民躬巡郊野坐籃轝中攜飯
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不隨輿隸因盡得閭閻疾苦
狀悉蠲除之民大悅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民訟
之監司杖奴斃之獄奄迫王奏聞下所司訊竟論死

巡撫彭黯疑之令思兼往讞王為置酒欲有所屬竟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令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今以王故末減足矣監司覺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民間所司持之急且為亂上官檄思兼治之將加勦馬思兼作小木牌數十散之四郊令執牌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思兼令大開城門召之入而撫諭之且賑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伏闕下乞還任乃復留一年擢營繕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車不得行臨清去平度近其人性訊不

絶有兩年生貌類思廉使經平度或誤傳思廉至爭奔走來禱比見知非是各歡息去其後竟祠祀之廢故有羨利峻却不納摘奸徒尤無狀者杖而戍之蠹弊為清時晏坐堂上呼卒擔水洗滌曰毋污我庭除故事公私船北上悉令帶磚獨中使不肯至是無敢不帶者時河勢將決思廉禱于神募民囊土築隄身立赤日中督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于災思廉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進都水郎中出為湖廣按察僉事武岡州有岷王府其將軍五人橫甚集亡命白日殺人掠背財王不能制監司避之不入境

者二十年民無所愬思兼獨傳檄臨視州人迎愬者千餘人思兼度非州佐可辦卽聽民自捽捕去城十里守倫祝明來逆思兼察其人可任與之密謀盡得其奸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譟于庭思兼不爲動又令群嫗戟手呼詈于門亦不爲動已而愬者各縛其黨至悉縶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藏利刃而入思兼逆知之與之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吾爲將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耶其人計沮而退乃列上其罪于兩臺奏聞訊治悉錮之高墻所奪田宅子女盡還之民吏民大喜爲塑像立碑思兼不可使使往毀

民爭昇石藏之兩臺薦疏交上會遭內艱去官既而
遭外艱並以毀瘠聞服闋遂不復出居七年卽家起
浙江僉事不赴再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年
四十七思兼端介恬雅凡世俗紛華聲利之好一不
入其心究心性命之學而不喜立名其居鄉有盛德
善詩文工行草書鄉人重其學行私謚為貞靜先生
王叔果字育德永嘉人父澂舉于鄉終福建左叅議
叔父激第進士歷考功郎中右通政甥張孚敬枋國
引為國子祭酒踰年卽謝去叔果舉嘉靖中鄉試與
弟叔杲同游南京國學時祭酒程文德太常卿歐陽

德講學都中兄弟並隸講下二十九年與族父靜同
登第旋以使事歸遭父喪服除又四年始起授職方
主事歷武選郎中武選最為偎雜覽利藪叔果每注
選嚴加精覈吏無敢奸出為湖廣右參議部承天德
安二府承天有睿宗陵寢而德安為景恭王初封地
多中人虐民叔果引之于禮不聽則裁之以法其人
為斂戢郡內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人藉修護名歲
耗以千計悉清裁之縉紳謁顯陵者踵至其夫廩皆
責之鍾祥民困甚為請于撫臣俾疏酌道里近遠為
朝蠲品鄖郵驛為蘇尋遷廣東按察副使時方患倭

當事以叔果文吏不任兵銷用為文學官遂退歸不復出屏居鄉埜罕詣城府雅性儉素紛華聲利一無所好林居二十餘年手未嘗去書卑精六經性理之學而蒙山陽明尤所契合有半山藏稿二十卷叔果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終蘇松兵備參政靜字子孝由溧陽知縣入為御史按雲南劾黔國公沐朝輔不法朝輔竟得罪終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叔果族兄德字汝修嘉靖十七年登第歷東昌大名推官擢給事中俺答圍都城數條上軍事出募兵山東所募為諸道最以廣東按察僉事罷歸會倭患起德所居在

鄉間乃傾財募士力捍鄉井積三年屢有斬獲最後戰敗援不至猶手射殺數人罵賊而死贈太僕少卿世廕錦衣百戶立祠曰愍忠

鄭文茂字寶夫縉雲人生有至性八歲塾師嚴束以禮法諸生不堪將去之文茂獨曰患不熟耳熟之當更速也十二喪母哀毀過于成人寢處棺側不恒至夜分目為流血有芝生于棺事繼母如母嘉靖三十二年甫釋褐而父卒徒跣奔還嘔血數升毀瘠骨立其祖泣撫之曰吾老矣既失壯子又使我失佳孫耶乃强起啜粥廬于墓所服除起授刑部主事清執不

撓為尚書鄭曉所詰究乎令乾沒幣金委罪藏吏當死戍者九人文茂訊得其情欲坐令令賄嚴嵩父子令錦衣陸炳陰脅之文茂不為動竟置之法而九人獲免又數出錦衣所誣大盜炳深銜之然卒不能有所蠛慮因江南人不得干以私歷員外郎郎中出為承天知府漢水故有隄歲久而圯大為民患文茂議復之而荊州當其下流士大夫慮害己相率為流言以阻張居正時官翰林三賂書力止語尤危切文茂趣斥之曰我非以隣為壑也我能隄彼獨不能隄乎卒成之入覲衆治行卑異執政徐階嚴訥專欲守其

鄉邦力辭還任嵗祲發倉賑貸而瘞其死者民大悅
振興文獻所拔名士李維楨輩十餘人皆取科第去
提學使者為廣弟子員以優之景陵令貪以陰結奄
人故驕乃版其不法狀逐之歸屬吏震悚遷四川按
察副使飭夔州兵備雲陽令善媚不得于民而能得
上官心文茂獨注下考斥之他州縣依賦用便宜遣
逐有關風自去者風紀大振會聞繼母訃即日奔歸
裝嚴不能辦服既闋聞張居正當國慮其中傷遂不
復出家居十五年布衣糲食絕跡公府有司屢勸駕
堅卧不應好談性理之學及門者甚衆士類莫不仰

之
顏鯨字應雷慈溪人幼好學有異稟居母喪哀毀廬
墓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
象馬諸房芻豆乘中官錦衣召商和買給直後時輸
納多冗費鯨知商困敝疏請部自召買且汰芻豆之
濫耗者戶部尚書高燿素媚中官格不行奸人馬漢
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沒入其糧為怨
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
及山東西河南北大祲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
盡易粟備賑且發內府新錢為糴本帝悉報可已上

漕政使宜六事頭運都指揮梅三錫指揮彝哲等言
被舊得擢鯨廉其貪劾罷之舉主咸被責明年出按
河南伊王典楧怙惡久且懷異志內結掖廷及奄人
外連嚴嵩父子至是嵩雖敗內援猶固所奏請立下
多布健兒飛騎撲跡京師爲耳目府中爪牙卒亡命
礦盜見帝春秋高幸中朝有故即發中外皆知之莫
敢問鯨慨然欲除之以參政耿隨卿多權略引以自
輔隨卿知承奉王鑑爲典楧謀主已久見鑑太息已
又委婉鑑愕然故屏人語曰若死期至矣伊藩已將
敗爲將軍將禁軍且至若與俱糜矣出鯨檄示鑑鑑

汝阿尉隨卿同惟類御史能庇若因將鑑謂鯨鯨詰責甚厲隨卿為解鯨曰弟輸誠帝室即反罪為功保無他也鑑頷首惟命自是王所謀鑑輒以告鯨又策王內援多疏上必不下即下而飛騎傳報且先起乃奏記徐階階以間說諸大璫內援亦絕御史溫如璋洛陽人也備知飛騎姓名客以授鯨鯨告之兵部尚書楊愽及五城及河北藍司同日逮捕無一免者由是京師事與楧不得聞時府中護衛暨所招亡命猶萬餘人鯨恚之會流寇起鯨假稱防寇檄諸府集兵分屯汜水武關熊耳河津諸要害乃會巡撫胡充

匽劾典楧抗旨矯勅僭擬法虐十大罪帝震怒廢為
庶人錮之高墻沒其貲削除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
鯨念宗祿缺數百萬民間女子多閉府中諸亡命竄
籍複衛還其家皆得請而中使以無所執沒為竖語
聞徐階馳報鯨鯨終力持之然竟亦無恙景王之國
越界奪民產為莊田鯨執其爪牙五人置之法魏國
公亦侵民產假欽賜名樹碑為界鯨仆其碑成遣其
人先是錦衣帥得自選校尉輒受諸使少金署名籍
中為民害到侯奉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內官進奉
輒駕龍舟所過迭橫鯨請校尉缺從兵部簡補册封

改用文臣王府進奉遣属吏毋用内官招自今惟册
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已又言宣大總督駐
懷來去邊遠宜移駐陽和黔國公世鎮雲南權重宜
令巡撫得專制皆允行改督畿輔學政時有旨令所
司清理行戶而錦衣官校多占籍逃役宛平大興二
知縣以詔書召之都督朱希孝怒言禁衛清軍例當
優免有司不宜勾問因劾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無
狀章下部議尚書燿畏勢漫條數事以上不為世儒
辨于是鯨劾希孝私庇麾小亂法市恩且言世儒等
實按籍召行戶雖 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勢

識秋操奇贏以游都市者彼既非在官自當受役倘
盡冒禁衛之名致吏不敢問是使富人得抗詔旨而
貧者為濤中番也臣以為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
責鯨銀鋌勛臣毆安仁典史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
副使鯨再督學政既教勵實學造士有方以試恩貢
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少卿都御史
海瑞薦鯨異才可大用不報先是鯨按河南論黜新
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以此忤拱在湖廣時夷陵
王篡欲祀其父鄉賢亦執不許至是大計外吏拱掌
吏部而篡適為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中外冤之既

歸望益重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上言乃者陛下大起遺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不知相賢耶察鄉賢耶則黜幽為公與否則驅除異己而已陛下近已登用吳中行艾務魏時亮趙世卿彼孰非察典中人乃獨於鯨單靳之耶給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已而中外復論薦十餘疏竟不果用鯨篤志學問老而益勤既卒鄉人立祠祀之

李渭字湜之貴州思南人年十五養痾小樓父富見其箕踞悔以毋不敬渭悚然少間請曰若妄念何父

延慝無邪而已當是服膺弗替弱冠舉于鄉久之除
華陽知縣遷知和州咸有惠愛進高州同知捕賊未
犯據險置陣為三覆待之賊引去時行一條鞭法酒
剃量多寡官為主辦悉放民歸耕屬邑有饋峻却之
歷南京工部郎中出為韶州知府先是韶民苦徭多
為盜渭集衆剴諭曰欲民無盜君等當先弭盜心否
則是身為盜識也聞者凜然受教治最當遷士民相
率乞留撫按以聞詔進一官任職如故隆慶五年舉
治行卓異進廣東副使惠潮冠朱良寶為亂討平之
遷雲南參政濟松溪水溉田萬餘頃城晉寧安寧二

州時役久疫癘大作予藥療夂死者給糧軍民戴若慈母居四年謝病歸里渭初問學于蔣信及官南都與耿定向語學有契遂執弟子禮復與羅汝芳相得其大要以萬物一體為主而歸之于自然卒年七十六

論曰陰萬間新學甚盛士子競務講席以為名高其言既不皆軌于正而其行又絕無以副之則狂妄之病中之深也謝貴諸人雖亦未能盡脫于習考其居官立身之槩矯矯自好者為多將不謂之畸行之士得乎君子於是抑鄧取之矣

明史卷二百九　列傳一百六十

歐陽一敬　胡應嘉　王治　馮成能
孫枝　鄭洪農　王邦直　郭諫臣　周弘祖　王得春
陳吾德　李已　汪文輝　詹仰庇
岑用賓　駱問禮　楊松　張克家　曹大埜　陸鳳儀
張應治　劉奮庸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奏太常少卿晉應槐前為吏選郎與稽勳郎唐汝迪交肆貪黷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宗古湖廣參政孫弘軾由應槐進俱

書罷吏部爲應槐等解任罷順官未幾極論禮部尚
書董份罪份除名三邊兵科都給事中言廣西總兵
當用都督不當用勳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不勝任
遂罷繼爵以俞大猷代冠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
巡撫戴才二人坐奪官其後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
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
隆等九人不職惟溶見留餘俱罷黜自嚴嵩敗一時
言官多簡擇事發憤論事而一敢于其間尤號敢言
隆慶元年正月京察竣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劾吏
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無一人罷下考而挾私憤黜

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考察不公應嘉尤首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依察例未嘗有言今乃黨庇同官妄奏擬旨斥爲民削下言路大譁一敬上疏爲應嘉訟斥博及拱且言應嘉前疏臣實與聞默應嘉不若默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而階亦悔其太過應嘉得外調爲建寧推官而拱與階之隙自是益深矣一敬尋劾拱屢被論列不思引咎乞歸反疑言官爲黨欲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斥不聽踰月御史齊康疏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摩集闕下詈而唾之

一敬首疏劾康康亦劾一敬互指為黨會言官多論康者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晉議行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去積恚遂除湖廣巡按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祥詔已從者言徽祥還龍守備官來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劉進故名從常守顯陵誅求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逃籍更名豈宜復見進用帝悟遽改命馮九月命中官呂用等典京營一敬抗章力諫事竟寢明年劾黜國公沐朝弼殘忍橫恣屢抗詔旨請治其罪及璘位使為奸者制可俄擢太常少卿先是一敬屢擊拱拱

深疾之及拱再起柄政一歲懼即日告歸半道竟以
憂死時應嘉已累遷參議以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
而卒應嘉沭陽人先一歲三年進士由宜春知縣擢
吏科給事中嘗劾文選郎中周良寅督學御史于棐
貪汙二人坐下獄貶秩三遷吏科都給事中疏言近
臺諫之選率采虛聲推知一列薦剡鮮自命清華吏
部第試章奏不加品隲若知縣熊東元滿良貴劉介
齡猥以汙下咸得與選及物論譁然更置部寺部寺
宜處不肖之地裁疏聞東元等俱改調尋論戶部侍
郎責養蒙工部侍郎李登雲及浙江布政使李磐江

西布政使保一元不職四人亦罷去登雲者大學士
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己遂弃劾拱言拱輔政之
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陛下近
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于外臣不知拱何心也
疏入拱大懼延奏辯會帝崩得不竟穆宗嗣位偕同
列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且召勞諸卿顧
問侍從令科臣隨入得隨事駁議帝嘉納焉應嘉居
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搏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朱治字本道沂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選
吏科給事中時寇屢盛邊邊臣多匿不奏治言今日

之弊由文臣冒軍功致賞罰不足勸懲請力令臨陣斬獲著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初偕御史王好問發內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悉其害已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詔所不載者已之于是治等抗疏力爭竟不許已而事竣勳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沒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奏上重宗祧勳朝講親大臣愼燕居四議其言重宗祧謂獻皇帝入廟稱宗祈當更定愼燕居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便佞

竊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馳射巡游苟稍見聽惑近則損敝精神疾病之所由生遠則妨累政事危亂之所由起此者人言藉藉謂陛下宮中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弗敢信然不得不為陛下重之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曹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去山西及薊鎮並中冦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尋請追謚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鞫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職報可

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不從及至則宮館不治榛棘彌望帝悔之即日還蹕治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馮成能字子經慈谿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福州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戶部尚書高燿貪黷脂韋成能奏劾不納已劾太常少卿羅良職方郎中姜廷瑤湖廣參政朱徵汚肆帝爲罷徵累遷工科都給事中隆慶元年三月詔毀紫極殿紫宸宮改建翔鳳樓成能偕同列上言陛下初紹丕基山陵甫畢正宜修舉庶政新天下觀聽今諸務未遑亟亟翔鳳之建非文帝

營露臺惜百金之意也流聞四方將虧聖德會閣臣亦手疏力諫帝遂罷之其年七月帝諭內閣言官不諳事體頻肆欺罔卿等宜有以處之制下廷臣駭愕于是御史李惟觀上言頃京師久雨宣大地震淮徐水溢遼左旗槍火出民間金鐵皆鳴此正宵旰憂勤之日一時臣工相與畢知効忠以稱明旨而陛下過生疑慮逆折讜言其何以謹天戒昭聖德成能亦言聖明之世不當以言為諱宜發德音明示天下使曉然知前日之諭乃一時有為之言非陛下本意庶忠言日聞壅蔽患息帝報曰聽言朕素心也所言何當何

不納之有詐諭乃謂妄言未實者再自今若等進言宜寫擇以稱朕意由是中外乃安時工部以織造費重請剝歲造緩急以次奏援帝已報可俄中官陳洪頻乞督運帝又許之成能上言項罷織造之不經者本出明詔今業不能盡罷則當以次寬之部臣言是帝從焉明年出為湖廣參政金峒賊黨璧作亂從巡撫劉慤討之斬首三百級招降五千餘人以功受賚篤歷初終四川左布政使

孫枝字子榮錢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由太常博士為戶科給事中四十二年奏言納級指揮實壞軍

政叢以大工故暫行令工已告成宜罷又言崇寧用商課例各收錢後從主事范燧議每錢七徵銀六分行之半年而民間舊錢壅滯錢法遂壞請罷前令徵錢如故帝悉從之奉詔巡視光祿隆慶元年言本寺監收品物該官太多每州縣輸將行戶辦納率皆責常例漁獵不貲請悉汰諸額外增設者又故事巡視止給事御史各一人後增遣御史察例亦為繁冗請併于巡視咸報可尋改巡京營其秋詔遣中官呂用等典京營軍枝及御史韓君恩並言內侍不當與兵正監營中官裁守光帝重違輕復會閣臣亦力爭事

乃復蔣九門稅課積征倍于舊則弊孔滋多枝請分屬巡城御史各遣兵馬一人監收所致數生掾吏盡皆罷革夫協理戎政大臣未及一載更代者五人枝乞假之歲月俾從容展效事皆允行三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三月帝遣中官李佑督蘇杭織造工部尚書當禮等執奏言陛下登極詔書召還織造內臣中外莫不歡頌今詔墨未乾制使復出殊駭觀聽請行撫按官督造罷佑勿遣帝不許未幾遣中官趙玠往南京織造工部復執奏帝責其煩瀆枝皆率同官抗章固爭卒不獲命時以寶應湖風濤叵測議別鑿一

河按以江淮諸府民物蕭條請俟公私稍裕徐議其俟從之三年出為山西右參政為巡撫楊繼所劾落職歸當隆慶元年庶僚言事可採者有兵部郎中宣化鄭洪震吏部主事長洲鄒棣臣及鹽山縣丞王邦直洪震按同年進士也上疏曰竊見入夏以來淫雨彌月此陽制于陰仁柔不斷之象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占者謂地震陰不靜也主變作姦惑女寵漸盛風霾兵象也主外夷窺中國近太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而災異疊見如此豈無所以致之者耶伏見陛下臨朝

端拱不聞特賜講問丞案民情諸司章奏少經御覽經筵自講止襲故常未審虛懷諮訪講聞後宮宵為娛樂游幸無時嬖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擅其乞請賜予溢濫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所謂女寵嬖倖及仁柔不斷者其漸已見矣萬一奸宄潛生寇戎狀犯其何以待之願陛下惕然深思暫罷游宴務齋戒洗心以期感格更勅大小臣工同加修省數陳直言用匡不逮減今年田租之半俾蘇民困而陛下益留神萬幾緝熙典學務應天以實將災沴自消天休自至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供

褒辱以疾歸萬曆改元兩廣總督殷正茂廣西巡撫郭應聘文章論薦竟不起隸正疏言正一真人荒淫不檢不當復令傳襲請永行革除在令爵非軍功不世外戚玉田伯蔣榮安平伯方承裕宜視泰和伯陳萬言例止終其身衍聖公遺親喪宜俟服除始赴京襲爵服中免入賀太常鴻臚禮樂之司正卿宜仍用進士其出身雜流者少卿而止秩滿但加俸不得進官制初兩房中書不宜加至九列府縣官賢能者歷二三考知府宜擢參政以上知縣宜擢左右給事以道疏奏朝議稱善卷從之於是奪其官張國祥仰降

為主清覈提點案簿曆初張居正爲採窺權納重賄發其姦天下快之謫臣官終江西參政鄭直應詔陳十事曰寬賦役實倉廩去奢僭清郵傳禁勢豪正仕途重考課慎作養嚴簡練振紀綱帝以其言切時弊下所司議令勿以官卑廢言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劾考功郎毛址賢不職調之南京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帝加恩司禮中貴及藩邸侍近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武傳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聞

政事孝宗召對大臣撫左右顧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與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以為法勿與之謀議假以顏笑則彼自無亂政之階而陛下聖德幾于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廕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之位不能効澤之忠亦無所逃罪乞勅部院自今事關軍國必據法執爭毋徒依違順旨報聞時淮安州縣被水馬戶悉流移弘祖請蠲其折價已奏內府監局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猥多宜悉減汰復壽靖勅年趂舊更言歲稍不登撫按請發內帑留漕粟非長

累也請做古社倉之制勸富民出穀推擇有行誼者為社長主其斂散非極貧無貸貸者稍償出息如此數年村社咸有備蓄即水旱可無憂矣詔皆從之明年春上言近四方地震有聲土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洪範傳曰人情怨則水湧溢翼奉曰陰極生陽不旱則火陛下嗣位已二年矣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儲槃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閱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最可駭者內臣爵賞謝辭溫

皆遠出六卿之上尤祖宗朝所絶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言官魏時亮等疏爭不聽弘祖閱復抗章切諫三年遷福建提學副使高拱考察言官惡弘祖謫安順判官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累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謁陵免官同時王得春安邑人先弘祖三年舉進士由慶陽推官入為御史隆慶元年春疏陳八事言宮人幽閉者衆請凡先帝未御幸者悉遣出之太常禮樂之司非道士所宜居而師宗紀丞盜秩侍郎丞當斥罷登用士人以重郊廟之祀徐杲以匠人起官至工部尚書子孫既廕錦衣復對卿

寺為要褻濫行遣欽恪乞敕果歸由盡削其歷廢仍
飭各匠籍遵并敘來匠來秉獻祥瑞亂恐諸章疏擬
諸職領者悖極俟獲之詞而內方災祲則匿不然聞
請勅中外自今但奏災異毋獻禎祥其他慎題覆請
輸納選貢士恤災傷四事予將獎亦切多議行焉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
隆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時兩廣多盜將吏舉虛文
罔上吾德疾之列上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
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並食天之
大災昨百官救日肯多惰慢不如禮令請于月食前

六月下制飭戒陛下亦宜厚自修省絕荒寧罷游宴屏斥一切玩好庶應天以實休徵可迓招遣中官督織造吾德以民力已竭加水旱不時民不堪重擾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時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己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為名移文索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時府庫久虛民生

因舜司度支者方日夕憂危未知為計陛下為民父
毋余何以一玩好之故而廢數十萬之貲予徽等獻
諂祗以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行譴斥以全詔書大信
帝得疏震怒命杖已百錮之刑部獄斥吾德為民神
宗嗣位起官兵科中貴鄭真從子傳奉為錦衣吾德
疏諫都御史劉燾素貪墨時將以遺佚徵吾德極言
不可事遂寢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時張居正柄國
諫官言事必先關請吾德曰給事中豈宰相私人耶
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
誣敦朴欲劾居正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已而誣

漸句吾德遂劾儒儒亦謫外而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嫌之朱幾成國公朱希忠卒贈定襄王居正指也兩都言官多諫者皆不納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復上疏力爭居正益怒明年春出為饒州知府吾德盡心民事吏民戴之有盜建昌王印章者其人逸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遂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竝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沛學田桑餘名為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己字子復嶽人吾德同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

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今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因未定罪不在朝審中苟瘐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獄如故始法司以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登極盡去傳奉一事宜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至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明濬直言得罪已首

疏論救尋劾兵部尚書鍾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有罪被廢復夤緣出鎮湖廣已抗疏力爭事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日已暮通禁門守者捉入帝怒謫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並敢言而已尤以直諫著聲既再遷推抑頗事譽進及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與尚書何寬貫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寶卿不爲時論所善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罷歸卒而吾德操行修潔能舉職宦雖不達士大夫樂稱道之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時高拱以內閣兼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輩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傾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于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扇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

難也恐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
重于違言官輕于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
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
為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為之徵其詞所以養廉
耻存國體今或摭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搦
瑕病若市井宣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
棄短錄長為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為大蠹極言
醜詆使决于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
乞為飭劄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率害官箴穢
雖為指之者今妄肆論人者不當部臣不為奏覆耶

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辯以為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為求勝此四難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車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夫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貞直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于前大臣任己專斷卽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本格心乃所以答聖明也願陛下明詔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之所司而拱恐其剌己甫三日出為陝西寧夏僉事文輝修屯政蠲浮糧建水牐流亡漸歸御

交富平孫丕揚以事忤拱為希指者所劾方行勘究輝抗言于在事者曰毛舉細故斷虧正人以快當路之私哉因不肯為在諸君亦不可已於是緩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又明年神宗嗣位拱罷政君為尚寶卿尋告歸已見張居正以奪情故斥逐言者遂決志不復出時從耿定向講學定向深許之後居正敗有詔起用未赴卒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戶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

仰冀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意陛下必温旨褒納乃
承家詰讓臣竊駭之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
之戒絶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夫昏庸之君侈心
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欲保宗社難矣
陛下以天子之貴富有四海何求不得然玩好之端
漸啓獨遠之諫悉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
言者況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
奈何以有用之材耗之無用之物令兩廣需餉疏請
再三猶不敢輕予而寶玩之購委若泥沙輕重之間

得無倒置願陛下仰法湯武敦尚節儉以崇聖德不報三年正月中宮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疏請按治報聞由是左右近習多切齒仰庇者時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嘗微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而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寢疾危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為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今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

令日固不惜死願陛下來聽臣言立復皇帝中宮時
加慰問臣雖死賢于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
居别宫聊以自適冀却疾耳爾何知内廷事顧妄言
初德完疏上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
驚喜過望德完自是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銳意欲
釐夙弊疏言臣奉命按視庫藏竊見内官監歲入租
税至多而歲出漫不置籍及遣官勾較監臣莫肯條
析第虚文支吾臣按京城内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
以數十計所有歲課皆屬官錢而内臣假上供為名
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勑户工部臣會同

禮監及巡視科道備覈宜絡宜革並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以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將謂充牣內帑用備緩急令如本監所稱則盡以供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放作無益使羣小因而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自今近侍有以織造採辦玩好逢迎者悉屏出而罪之天下幸甚疏入宦官益恨摘再照人主語為大不敬帝遂大怒下制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耶且狂肆屢不悛不可不治遂廷杖百除名為民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

嘉貞等疏救仰庇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為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由是直聲大著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仰庇以在京時嘗為商人居間不得與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十五年入為左僉都御史尋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為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即具疏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聞疏即論敷教排陷大臣撓亂國是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

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棋代之蹤跡頗著于是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時議藉藉不止十八年遷刑部右侍郎竟移疾歸久之卒

李用賓字允穆廣東順德人父萬河南布政使用賓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衢州推官改池州景王之出其境知府俾從官橫恣屬用賓供辦事集而從官亦不敢肆徵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陳志先為御史按江西贓賄狼藉御史劉以節張

科按應天浙江，拘私納賄，舉劾失當，用賓皆劾罷之。職考選軍政，英國公張溶、豐城侯李儒、遂安伯陳鏸皆掌軍府事，用賓偕同官劾其不職三人，遂罷去。中允陳鏜居憂，其家人與福州衛軍競，鏜出群之，為亂擬所傷，月餘死。用賓聞之，劾巡撫汪道昆素行汙濁，馭軍無法，道昆坐罷職。隆慶元年大計拾遺，又偕同官劾兩京刑部尚書黃光昇、錢邦彥、工部尚書雷禮、呂光洵及太常少卿羅良當罷而未言。大學士高、拱很愎自用，奇刻立威，小則殃民，大必誤國，宜令致仕以杜屬階。帝以閣臣無拾遺例，切責之，而光昇、邦彥、光

詢良竟由是去位未幾復以軍政劾掌後府成國公朱希忠總督漕運臨淮侯李庭竹都督僉事唐雲錦衣都指揮張大用不職王大用並奪官亡何言住者南京內織染局通數多中使陳寔妄假添機僱匠為名增派費縣踰數萬金比非先帝意請特停罷制可明年勑南京祭酒金達不勝任達仍得留用賓彊直敢言所抨擊率當世有勢力大臣以故朝端多忌之其年出為紹興知府為政先教化有故人欲餽遺而憚其廉寘金蔬中以進用賓而發之太怒遂與之絕後爲撫再起柄用奉詔考察言官撲前憾欲濟私擠

銅梁宜川縣丞劉官踰月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偕同官張應治等上疏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之別宮望亟還坤寧毋使後世謂古今宮闈禮變之自陛下始不報給事中張齊以劾徐階為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贓私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行大閱兵部希指覆從之問禮謂大閱非要務請帝日親萬幾辟覽章奏識者韙焉戶部尚書劉體乾以執奏奪俸御史詹仰庇以直言褫官問禮抗疏力諫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

建巡撫塗澤民不職帝並罷之先是帝納言官請擇令諸政務悉便殿面奏問禮閣之暮其年十一月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之公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之官常在左右自非讌睎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儒臣兼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雨下皆許

諸公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對之所用而已自今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令士習傾危猜忌異同輒加排陷自令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狥好惡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念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從實修舉因循玩愒習為故常陛下當剛作于上勑諸臣奮勵于下以挽頹惰之風九言

由奏之儀宜罷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
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又言修撰編
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將
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
隨事纂輯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構之
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
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
之萬曆初罷遷湖廣副使卒松河南衛人同禮同年
進士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雛者乾清宮
近侍也常以番休日出徵子錢與市民閧兵馬司捕

禁之明旦執送松所素未識而內監以雄本爲真令校尉趣之校尉就言有駕帖松驗問無狀遂劾雄恭橫詐稱詔古雄自辨不如松言帝惡松奏事不實且擅拘禁內侍命錦衣兵馬司官爲民松亦謫三秩科道鄭大經王圻等交章論救不能得于是巡城御史俞一貫等上言松職在巡視得糾察拏下非法苟因此去官彼等安所措手風紀不振則奸宄橫行損聖治不納帝卒不納松遂調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陰慶朝言官以言獲罪者久弼陸鳳儀張克家鳳儀蘭谿人舉進士爲餘干知縣

擢南京户科給事中劾總督胡宗憲十大罪宗憲遂
被逮服闋赴京留補禮科累遷左給事中隆慶元年
十月風儀見帝憂邊事上疏首述聖諭謂今日冦賊
之橫由人情積玩邊臣但詐不足使宜專任薊遼總
督曹邦輔決策進征若一道兵力不足當集諸道士
馬共擊之奏上帝惡其所引聖諭擅易數字手批黜
爲民神宗嗣位將召還未聞命卒克家室城人舉進
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隆慶六年正月偕同官疏言
諭教太子莫先于重師傅宜慎擇宿致安世子盛學
然剿除準光明條禮藏定禮儀俾求其當憲毋襲近

以常制因引程順坐譴之既爲靖州吉補潛縣丞餘
尋俸二載萬曆中累官雲南副使
張應治字休徵秀水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由行人
改南京户科給事中隆慶二年春以聖節加恩輔臣
及講官應治以爲非制請聽輔臣辭免以昭廉讓忤
旨被責讓未幾劾廣東巡撫李佐貴州巡撫杜拯不
當還鄭鐵二人坐罷初世宗齋醮繁興招南京司禮
監增造神帛因廣募工匠徵派料價甚爲民累至是
齋醮已停而徵派如故應治請不縈舊額者一切停
罷報可其秋以災異陳勤政親賢立信足兵足食弭

崙察枉亡事大要謂天心仁愛人君修德禳災不當
尋責臣下而勸帝停內批罷巡幸撤織造內臣語甚
切冀帝意頗不懌尋勑南京中官邢保乾沒帑金事
下南京刑部尚書孫植等坐保監守自盜保坐遣戍
明年以失律逮將劉寶田世威黃緣貫死上疏論奏
刑部尚書毛愷等言二將得釋臣等不能據法力爭
令今言屢乖臣等不勝愧請申嚴前旨如三年後無
狀者劾御行顯戮帝納之應治居諫垣力抗權倖數
進讜言時號稱職會高拱秉銓嫌應治常劾已出為
九江知府府數有軍儲萬石後盜處被論藉縣餉歲

衛卒乏食時羔鋒祿應治力請于上官得復故歲稄他府民多流入境內或議逐之應治不可亟發廩賑濟居官廉正自持屬吏凜凜奉法萬曆初舉治行卓異遷臨清兵備副使卒官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於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即位以藩邸恩擢尚寶卿已而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以故講官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海內非不乂安外裔非不威順然而災疢未消

伏檏可慮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充固而後可以御萬幾之繁望聖慮思付托之重念保守之難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而輕萬年之慮毋徇無涯之慾而忽易微之漸如此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人主操禮樂征伐之柄必一政一令咸禀上裁而後臣下莫敢違其私令政府迷斯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奉路

旨也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當出獨斷否予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而無敢以私意上下恩仇自快者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府之建白閣臣之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于旁落矣三慎儉德人主富有四海往往奢欲易縱謂財用不窮未足深病不知府庫之藏皆小民脂膏也財耗則民窮民窮則國隨之矣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其于身心實用何所裨益而好之若是生財甚難靡敝無紀良

可惜也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一一皆當乃其心固欲効忠于國再陛下一切置之不覽非惟沮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竊弄勢自此成矣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忠直者國家之幹也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為之由于忠直之所發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洩他人之憤逆合權要

爰薦擬以樹黨朋之黨者此也而陛下顧濟遂之機偽首林聲是自棄其餘也願悉狂愚之罪嘉挑鞫長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識者帝但報聞不怒也而一時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從容有快快心因行風刺相與誣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科臣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既斥之矣工科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潛構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時拱方掌部事陽為二臣祈寬帝不許竟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

蒙桂樾瑶鶯膺文則藏稱頌拱又盡犖大楚參中語
代拱剖析若自辯者士論恥之魯庸調官兩月會神
宗御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
病乞歸卒大楚巴縣人由進士為戶科給事中其劾
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以貪劾免
論曰穆宗之世言路諸臣匡違補闕視嘉靖中為發
舒矣然而片牘朝陳嚴譴暮及隆慶六年間以忤權
貴斥逐者比比而是此忠臣志士所以扼腕而嗟歎
也蓋帝承世廟烈餘號稱寬大而宦官用事致聽納

遂徵高拱身居輔弼顧先惡異己以長傲而怙非人
主耳目卽安得不蔽斯時而欲求止輦誠哉其難矣